

論「應」

華定謨

《普陀山佛教》編輯

沈家楨居士所著《金剛經的研究》一書以爲，《金剛經》第二分中須菩提問佛：「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應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」內中的「云何應住」四字，是「應該怎樣住」的意思，所以這四個字應該改名「應云何住」。

唐思鵬居士所著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新注》一書，對「云何應住」的解釋是「當如何安住」。和沈居士一樣，唐居士也把「應」字理解爲應當、應該了。

在古漢語中，「應」字包含有應該的意思，但在具體使用時，用「應」字來表示應該的例子不太多。在許多表達「應該」的地方，多是用「當」、「該」兩個字來表示的。「應」字在古漢語中主要是用來表示接受、適應、進入、參加的意思。譬如：應景之所，應對如流，應運而生，應供功德，應時而作，應訴反駁，隨機應變，隨時應用，應試答題，應急措施，匆忙應戰，應接自如，當即應和等等。其中像應用、應試、應接、應對、應和、應戰、應急，都是表示「進入」的意思。

古文《金剛經》中的「云何應住」四字，主要的不是解釋爲「應該怎樣住？」而是應該解釋爲「怎樣進入住（的修持狀態）？」兩者含義有相反的地方，但後者明顯比前者深沉、內行。向佛提出後者這一層意義上的問題，才更符合須菩提的身份，也才更符合宣說《金剛經》這樣的法會的場合，才避免了將《金剛經》淺薄化。

因爲一部《金剛經》，提綱挈領就是回答「云何應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」的問題，也就是說，（要想）進入（你須菩提心裡所想的）這種住（的狀態，就要）這樣降伏其（妄）心。

接下來，一部《金剛經》從無「四相」到無「四果」，到一系列的「佛說某某，即非某某，是名某某」，幾乎全部是爲了說明：你須菩提所想的住，就是非住；降伏其心（妄心），就是生其心（真心）。《金剛經》的核心經文：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是說進入這種無所住狀態（丟掉妄想執著）而生其（真）心，就是開悟；而不是說應該這樣無所持而生其心。

有人認爲，把「應」字理解爲「進入」和「應該」，兩者沒有什麼區別。那麼不妨對照一下：

經文：

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，行於布施。

理解：

(一)菩薩於法，進入無所住（狀態），行於布施。

(二)菩薩於法，應該無所住，行於布施。

經文：

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

理解：

(一)進入無所住（狀態）而生其心。

(二)應該無所住而生其心。

細細讀幾遍，有沒有區別？佛是教訓我們「應該」呢？還是指引我們「進入」狀態？你認為「應該」就停留在「應該」上，你認為「進入」就「進入」了。類似的句式在佛經中還有許多。如：

《法華經》第十品中說：「藥王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如來滅後，欲為四眾說是《法華經》者，云何應說？是善男子善女人，入如來室，著如來衣，坐如來座，爾乃應為四眾廣說斯經。如來室者，一切眾生中大慈悲心是；如來衣者，柔和忍辱心是；如來座者，一切法空是。安住是中，然後以不懈怠心，為諸菩薩及四眾廣說是《法華經》。」細細體會這段經文中的兩個「應」字，它們表示「進入」說法過程、說法狀態的意思，是再清楚也不過的了。

佛在經中用了一個設問句：「云何應說？」就是「怎樣進入說法的過程？」接著佛就自己來回答說，要進入並且安住於一切眾生中大慈悲心和一切法空的狀態，然後進入為四眾說這部《法華經》的過程。

以倒裝句為理由，硬是把「云何應說」解釋成「應云何說」，還勉強說得通。把「爾乃應為四眾廣說斯經」解釋為「然後應該為四眾廣說斯經」，即使反倒裝過來，把「應爾乃為四眾……」解釋為「應該然後為四眾……」，都是說不通的，惟有理解為「進入」才說得通。

現在許多念佛人經常講「相應」，所謂念佛要念得相應，如果不相應，就得不到法益；這個相應，就是佛與念佛人的互相進入，佛進入念佛人，念佛人進入佛，就融為一體了。「彌陀彌陀直念去，原來彌陀念彌陀」，就是這個意思，顯然是不能解釋為「相互應該」的。